

畿輔通志

42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28 1982

7-3128/82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二

傳

商

伯夷列傳

漢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迺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



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
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
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
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
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
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
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
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
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

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
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
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
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
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
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
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
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
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
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
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
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
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
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
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
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
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

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
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
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
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
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
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周

平原君列傳

漢司馬遷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
賓客賓客益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

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
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
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
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
妾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
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
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
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
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
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

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於是平
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
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
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
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
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
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
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
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
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

人借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
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
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
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
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
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
耳使遂得蚤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
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
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
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

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
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
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
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
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
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
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
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
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
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

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

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

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

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是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廉頗藺相如列傳

漢司馬遷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

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

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
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
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
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
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
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
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
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
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
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

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
於是趙王乃齊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
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
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
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
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
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
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
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
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齊戒五日今大

王亦宜齊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
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齊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
相如度秦王雖齊五日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
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齊五日
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
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
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
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
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
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

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
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
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
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廷見
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
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
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
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
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無行廉頗藺相如計
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

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
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
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
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
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
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
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
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
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
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

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
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
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
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竟罷歸國以相如功大
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
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
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
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
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
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

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

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

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旣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

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

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不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

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
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
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
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
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
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
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
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
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鄲殺栗腹遂圍
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

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
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
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
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
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
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
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
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
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
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

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於壽春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鹵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

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

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
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
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
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
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
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
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
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
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御之秦多
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

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
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
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鹵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
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
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
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
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扁鵲傳

漢司馬遷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

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
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
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
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
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
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
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
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
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
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

鵲入視病出董安子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
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
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
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
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文書
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
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
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
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

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禳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

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吾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鑿石喬引案杙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前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

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鄰視文
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
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
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
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
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尙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
目眩然而不曠舌擡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
號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
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
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

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
冤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挾悲不能自止容貌
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
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
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
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
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
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
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
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

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
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
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
天下蓋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
死人也此白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
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
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
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
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
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

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
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
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
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
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
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
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
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
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
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

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
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
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
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
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
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漢

萬石君傳

司馬遷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

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敖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卽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

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

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尙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牕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

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爲傅者慶自沛

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邱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宏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

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旣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爲百姓言後二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爲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爲嗣代侯後

爲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爲庶人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馮唐傳

司馬遷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

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旣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者寡人制之闡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

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卒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尙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

曾一人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
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
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
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
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
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
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
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
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
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

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
奇士與余善

汲黯傳

司馬遷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
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
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卽位黯爲謁者東越
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
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
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
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

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
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
陽令黯耻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
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
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
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
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
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
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
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

行修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
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
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
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
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
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
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
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
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
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

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
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
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
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
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
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
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
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
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
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

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
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
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
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
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
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
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及事益多吏民巧
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
面觸宏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
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

上愈益貴宏湯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悅也
欲誅之以事宏爲丞相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
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
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
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
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
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
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
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
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黯

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宏張湯爲小
吏及 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宏湯等已
而宏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
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觖
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
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
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
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
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
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

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問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虜獲因子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闡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

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嘗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

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太行李息曰
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
足以拒諫詐足以飭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
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
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
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
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
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
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
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

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
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
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
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董仲舒傳

司馬遷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
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
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
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
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

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更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宏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宏爲從諛宏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

業以脩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河間獻王傳

班固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

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
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
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
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
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
知深察惠於鰥寡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知曰
獻宜諡曰獻王

雋不疑傳

班固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
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

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
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
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
具劔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
解劔不疑曰劔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
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
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
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
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
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

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
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
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
帝卽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
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爲京
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
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
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
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始元
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褕著冒

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
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
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
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
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
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
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
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
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
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

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爲
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
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
姓成名方遂居湖以下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
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
言幾得以富貴卽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
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
張名延年

路溫舒傳

班固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監門使溫

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
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
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
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坐法免復爲郡吏元鳳中
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會
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
尙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
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
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
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

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

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鬪者不

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飭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

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
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
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事下度遼將
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久之遷臨
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趙廣漢傳

班固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
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
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
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

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
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
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
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
建弃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卽立
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
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
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
制廣漢旣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
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

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鉅筭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

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論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卽時伏辜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

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
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
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
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
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
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
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
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歛葬具告
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
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

趙君亭長旣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
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
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
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
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
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
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
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
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
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

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
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度紫私屠酤推
破盧罌斧斬其門闕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
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
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
壯蠶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
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
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
使長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
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

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辭服會赦
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他法論
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
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
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絞
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
齋耐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
欲以脅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
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
大臣廣漢卽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

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
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
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
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
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
以過譴咎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
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
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
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典數罪天子
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

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
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
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韓延壽傳

班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
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
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
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
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
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

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
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
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
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
告計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
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
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
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
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
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

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
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呈僞物者棄
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
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
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
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
茲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
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
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
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

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
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
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
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白劉人救不
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定涕泣遣吏繫治
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
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
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
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

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
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
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
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
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
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
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
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
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
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

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欵然莫不傳相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

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之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

得其事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
典法大臣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
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
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
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
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已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
仕至孫威乃復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
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蓋寬饒傳

班固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爲郡文學以孝廉

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
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
門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
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爲衛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
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
舊令遂謁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出寬
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尚書責問衛尉由是衛
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
奏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
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

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

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叩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爲

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
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
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
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
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
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
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
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
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
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

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
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
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
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
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
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是時上
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
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
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

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指意欲求禮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讐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

闕下衆莫不憐之

京房傳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

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

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吏察舉補小黄令以候司先

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

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于小

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

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

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鐘律知音聲初元四年

以孝廉爲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
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
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
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
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
與房會議温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
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
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
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

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
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
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
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
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
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
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
不肖以至於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
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
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卒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

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

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上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雍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

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已卯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

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遂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母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

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丙戌
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
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
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疆弱安危之機不可
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
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前白
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
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
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爲刺史又當奏
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爲太

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
此迺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
太陽侵色益甚雖陛下母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
說雖安於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
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
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爲博
道其語以爲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
爲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爲國
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
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爲不可房曰中書令石

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以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卽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鈎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爲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

見道幽厲事出爲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爲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劉輔傳

班固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爲襄贄令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爲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爲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

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
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
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
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
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媿於人或莫大焉
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
之所不予必有禍備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
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
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
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

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
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
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
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譎諛之士
元首無失道之譽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
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
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
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
知朝廷體獨觸忌韓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
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兵之昔趙簡子殺其

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
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衷直盡下之時也而行
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
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
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
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
有懼心精銳銷爽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
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
省察上迺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
終於家

王尊傳

班固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
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
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
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
官治尚書論語畧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
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
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
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
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

妻妬咎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第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疆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臣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母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母久妨賢夫羽翮

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闌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母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

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

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攷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救廡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

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
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
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
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
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
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
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
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顯
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
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

常九德以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
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
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
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
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
而反楊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
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
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
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
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

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間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慚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擒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轍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日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

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疆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姍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曰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勦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寢疆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受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畧

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耨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筭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千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

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
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
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
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摔搏其頰兄子閔拔刀欲
剉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
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
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
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
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
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聽夫人之患也臣等竊痛

傷尊修身絜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
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
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
於讐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
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猥被共工之
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
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
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
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
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

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卽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叅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

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奕弱不勝任免

東漢

寇恂傳

宋范蔚宗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爲著姓恂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脇之邪恂曰非敢脇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

未安不賢則祇生亂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

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
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
侯從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
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
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
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
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
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
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
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

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
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
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
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
千匹收租肆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
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
人度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
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
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
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

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
恂乃命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
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
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
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
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
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卽位時軍食急乏
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稟百
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
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

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
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
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爲鏡戒
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
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
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
爲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
川人嚴終趙敦聚衆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爲寇
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
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三
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
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
復以爲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
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
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
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
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
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勅屬縣
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
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

吏卒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
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
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
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三年遣使者卽拜爲汝
南太守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
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脩鄉校教生徒聘
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爲執金
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
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
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

魏書卷之二十一
魏書卷之二十一
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
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
銳前驅卽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
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
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
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
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
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阨及囂死峻據高
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六中大夫嘗士

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
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
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
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
爲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
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
卽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
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
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
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

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
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
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
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
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
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脩名重
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
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
以爲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諡曰威侯子損嗣

吳祐傳

宋范蔚宗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
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
今大人踰越五領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
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
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典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
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
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
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
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耻柰先君何祐
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

祐越壇共小史雍邱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
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
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
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
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
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
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嘗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
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祐
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
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閤里重相和解自是

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
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知是何忍欺
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
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
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
邱男子母邱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
殺之而亡安邱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
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
若背親違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
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

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
有子也卽移安邱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
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
死當何以報吾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若
妻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
吳君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
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
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因
爲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
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

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
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
愷新恩令鳳子馮鯛陽侯相皆有名於世

崔駟傳

宋范蔚宗

崔駟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爲
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爲
侍御史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
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
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
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莽嫌諸不附

論衡通志 卷之十一 二
已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
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
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
後以篆爲新建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
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
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
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
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弃
此皆何罪而至於此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
扣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

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
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
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
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愧
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
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
慰志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駟年十三能通
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
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
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

後名失實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元和中
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岳駟上四巡頌以稱漢德
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常嗟嘆之謂
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駟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
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
好龍也試請見之駟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
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
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而欲
召見之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語曰吾能令
駟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

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駟獻書誠之曰駟聞交
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
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
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
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列
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
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
寵祿初隆百寮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
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宏申伯之美致周
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

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郊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以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

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兢兢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駟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駟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駟高第出爲長岑長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

崔琦傳

宋范蔚宗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宴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以頹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問舊圯剝至親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

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憚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蝠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爲天子後爲人螭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喪夏褒姒斃周妲已亡殷趙靈沙邱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霍欲鳩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

虧履道者固杖執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
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爲風梁冀見之呼琦
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
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
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
輔任齊伊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
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元
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爲
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陰求殺
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

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
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
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凡
十五篇

三國

田疇

晉陳壽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
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歎
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
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

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旣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閒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

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荅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今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旣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

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
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
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
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
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
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耻竊恐未
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愉快一時無深計
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
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
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

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
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
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
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納紹死其子尚又辟
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
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
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
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
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
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

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
卽舉茂才拜爲菑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
水雨而濱海滄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
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
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
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
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
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
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
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

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
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
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
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
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
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
始爲君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
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遼東斬送袁尚
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爲尚所辟乃往
弔祭太祖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

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
征荊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
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
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
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
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
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
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
亦以爲可聽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
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

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
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
疇荅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
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
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
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
橫流惇具荅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
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
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畿輔通志卷之一百二

